

诗歌与人TM
POETRY AND PEOPLE

黄礼孩 主编
2006·5总第13期

Peng Yan Jiao Shi Wen Xuan 彭燕郊诗文选



彭燕郊：美伴随一生

黄礼孩

2004年，《诗歌与人》为葡萄牙诗人安德拉德先生出了一个诗歌专号。今天，《诗歌与人》为诗人彭燕郊先生出一个专号。从82岁的安德拉德先生到86岁的彭燕郊先生，让我敬佩的是，他们都是在漫长岁月中坚持写作，在耄耋之年还写作，并越老写得越好，源源不断推出光辉诗篇的诗人。《诗歌与人》心仪的正是这些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创作激情的诗人。《诗歌与人》一直在寻找与她在心灵上有着相同呼吸的诗人。

在中国，许多作家在年轻或中年时已完成了自己，到了老年已再也写不出像样的作品，即使是写作也只不过是靠见诸报刊延伸自己的声名而已。我所知道的彭燕郊先生却是中国老作家当中少有的越老写得越好的诗人，他的作品在青年诗人、作家中流传，这让我们感到兴奋。事实上，中国作家在晚年一样可以像歌德、叶芝、庞德、里尔克等大师一样写作，以不朽的思想力和生命力开辟可以自由漫步的思想王国。

作为“七月派”的代表诗人，彭燕郊先生最先让我们记住了他的《东山魁夷》、《小泽征尔》、《钢琴演奏》等诗篇。他晚年创作的《混沌初开》写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写出生命的真诚、自信和坚持。它是天与地、生与死、含混与清晰、对立与统一、捆绑与解缚、尖锐与犀利、颠倒与畸变、异化与沉沦，是痛彻入骨的生命体验的呈现，是精神的深度和宽度的拓展，是精神对自由的皈依。他近年创作的逾千行长诗《生生：五位一体》印证了诗人澎湃的激情，并被誉为“构筑起20世纪汉语的精神史诗。”诗人远人在他们的杂志推出彭燕郊先生小辑中写到：《生生：五位一体》，采取了一种循环结构，将个体的生命体验上升至澄明无蔽的境界，有力地提示出生命、生生不息之感应。长诗的创作十分艰难，《生生：五位一体》是诗人对自己精神与智力的双重挑战。彭燕郊先生对自己的诗歌要求甚高，他每写一首诗总不停地修改、完善，期待写得更完美，本期未能收入他这一首还在修改的诗篇《生生：五位一体》，感到遗憾。彭燕郊先生同时还是一个诗论家，他在《和亮亮谈诗》一书中对现代诗进行多方位的探索，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车槿山在谈到《和亮亮谈诗》时，指出“如此大规模，全方位地试图‘在勾出世界现代诗发展的轮廓的同时勾出本国现代诗发展的轮廓’，从诗歌发展史

的总体上融合中西来考察现代诗的特性，这似乎在国内外都不多见。”

彭燕郊先生经历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命运时而把他抛向浪尖，时又把他丢入谷底，这大起大落的人生给了他无穷无尽的写作元素。如济慈所说，这个世界用磨难来考验心灵、改变天性、塑造灵魂。所有这一切都在彭燕郊的作品中得到呈现。他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人，他参加新四军，从事民主运动，坐牢，初二的学历当上湖南大学中文系教授，他与胡风之间的来往，他与聂绀弩、钟敬文等人的友谊等等，无不让我们对他产生神奇的想象。诗人牛汉在《在诗中体现人文境界》一文中把彭燕郊与沈从文、丰子恺等大师相提并论，他说：“老一代的诗人需要对内心的痛苦进行沉思、探究。现在毕竟是到了 21 世纪，回过头来看，特别是五十多年来，我有自己的看法，以及对整个历史的反思。最近几年，我有一句座右铭：‘有容乃大，得大自在。’近来又看到《汉书·杨雄传》中有一句‘默默者存’。我理解这一个传统，民族的传统。近五十年来，有沈从文、丰子恺、晚年的孙犁，上海的施蛰存和湖南的彭燕郊，等等，他们是‘默默者存’，清苦、自在，他们有作品留下来了，我一时还达不到这个境界。”

我常听湖南的朋友说起彭燕郊先生的生活，一个 86 岁的老人还有着童真的心灵，他常常独自去淘音乐碟，喜欢 VCD、DVD，喜欢绘画、电影，为出版社编各种中外文学名著，对一切美的事物都如痴如醉。一个人的一生经历过大风大浪，在晚年活得如此喜悦、平静、充满梦想，像大地一样疏朗，这是一种开阔的人生，这也是我们所期待的人生。法国诗人雅姆在《为他人的幸福而歌》中写到：上帝，既然我的心鼓胀如花簇，渴望爱的萌生与苦的折磨，要是这样有益，上帝，就让我心受苦吧。我想彭燕郊先生一定是把爱和苦都上升到美的层面来了，他用美抵御丑陋，美成了他内心的个人宗教。我相信彭燕郊先生是一个对世界的秘密有所发现的诗人，他说过：美是真实的伴随物。事实上，对美的追求是他一生的事业，美与他相依一生。我喜欢这样的老先生。

2006.4.16 广州

目 录

自由体诗1938-1940

- 002 山 国
- 004 秋天是我的季节
- 006 冬 日
- 007 雪 天
- 008 岁 寒
- 010 春 雷
- 011 营 火
- 012 黎 明
- 013 村庄被朔风虐待着
- 014 春 天——大地的诱惑

1940-1945

- 028 路 毙
- 028 雨 后
- 029 风前大树
- 030 葬 礼
- 030 秋 天
- 032 倾斜的原野
- 034 杂木林
- 036 疾 仪
- 037 安宁婆婆家
- 038 小牛犊
- 039 晴 朗
- 039 岩 石
- 040 西照的阳光斜斜地
- 040 阳 光

1945-1949

- 042 人
- 043 爱

1949-1978

- 046 被捕口占
- 046 夜闻雁过
- 047 对 镜

- 047 开 闭
- 048 说谎者
- 049 音乐癖
- 050 猴 戏
- 051 热烈欢迎
- 054 塑 像
- 054 小 船

1978-1999

- 057 画仙人掌
- 058 银瀑布山
- 058 读 信
- 058 一朵火焰
- 059 鹭 巢
- 060 归 来
- 061 家
- 061 盐的甜味
- 062 太阳照着
- 062 路 上
- 063 雨
- 063 插田上岸
- 064 漓江舟中作
- 064 漓水竹林
- 065 晴 雨
- 066 虹
- 066 桂林怀邵荃麟
- 067 钢琴演奏
- 069 小泽征尔
- 071 金山农民画
- 072 东山魁夷
- 075 影 子
- 075 瀑 布
- 076 一线天
- 077 过洞庭
- 078 距 离
- 079 完 人
- 080 滨湖春雨
- 080 罪 泪

散文诗1938-1949

083 家山七草(选四)

秧歌
破土日
晴空
檐滴

084 村里(选八)

雨 季
豆荚花
浪子
海
酒 家
雾
敲土者
遣 嫁

089 白 夜

090 谷

091 土

092 奔

093 锚

095 笼

096 路

097 宽阔的蔚蓝

097 土地的魔力

099 高原行脚(选七)

记 得
我的影子
一年四季:春
一年四季:夏
一年四季:秋
一年四季:冬
伙伴们

106 我歌唱他们的最后(选二)

一根羽毛的翩舞
倔强的侵蚀

1955-1978

109 空 白

110 耻 辱

111 天喜·天怒

112 舞手礼

113 铁 腕

114 裸之痛

116 强 者

1978-1999

119 德彪西《月光》语译

119 漂 瓶

122 门里门外

124 烟 声

125 无色透明的下午

126 爽籁清游(选六)

雨 渡
夜上天子山
浮 影
金鞭溪
天 籁
观景台,一种高度

131 正常颠倒

132 驯狮人

134 靶 魂

136 还有几次

136 蜕 皮

138 石膏固定

139 四 翼

140 归 宿

141 圆

142 两 难

143 半个月亮

143 季节性

144 夜 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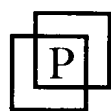
145 蛇 睛

145 萤 光

146 哑 禽

147 瘞狗铭

148 混沌初开



自由体诗
1938-1940

山 国

像一队慌乱的避难者之群
在死亡的威胁下挤聚在一块
像一叠叠被飓风吹刮在一起的波浪
匆忙地、急遽地、合拢成汹涌的一堆
这些高矗入云的大山呵

陡直而又尖削的
层层叠叠络绎于云雾里的群山呵
其中所包孕的自然之深邃的
晦暗的神秘
是无穷的，不可测的——
那用荆棘的锋利的针刺护卫的
那用绒软的藓苔复盖的
潜在的永恒的力
是人们所来不及设想的……

这无数座庞然大山呵
如此地起伏绵亘
如此之惊心动魄
毫不如人们所想象的
也不能为人们所想象……
如此之极天仰止
是会教我们平原上的丘陵愧煞的

蚂蚁般络绎于谷底和崖边
广大的阴凉包围了我们
四周尽是一律的、单调的、冗长的
乏味的山，噜苏的山，呆板的括弧形的山
我们徒然希望着一片开朗的郊原
可是，在这如几何学图形一样
从模型里翻印出来的群山里，所见到的
惟有被雨雾打湿的，几乎可以绞出水的

丰草和茂树，以及那些繁生于四处的
葛藤，蓬蒿，苦艾，薺藜——
与许许多多不知名的，多如尘屑的
一绺一绺纠结在一起的野卉和杂草

若干卑小的村子就座落在山凹里
烟色的茅屋紧偎着，被笼罩于
幢幢无定的云影间，如正历着噩梦
如此狼狈地交头接耳
像恐防会被马上从山国里淘汰出去一样
那些像剥了皮一样瘦的山民呵
出没于一些不足道的，不值一文的荒村
如同穴居野处的原人，看起来
是那样地麻木，迟钝——就如像一块锈铁、一片顽石
在无以为生的山国里，苟延残喘地偷生着

震耳欲聋的瀑布，湍急地飞溅着
不断地发出执拗的号哭
而又正色厉声地痛骂命运的残酷
嘟哝着一些破碎的怨怼之词……
在它底刺耳的诉说里
小村被吓唬得丧尽了勇气
有气无力地打着一阵阵寒噤……

一级级梯田，丛生着乱莠
如同古庙里生满青苔的石阶
森冷得可怕
而“贫穷”就从那儿拾级而登
从无以复加的绝顶，俯瞰向
葡萄在它脚下的山村
投掷出刺心的冷笑和倨傲的睥睨
使山国里的老弱残废们
更加仓皇地跪拜在它面前

那些乌云，信步而来，扬长而去
连正眼也不看一下，无睹于
这贫瘠的山国的史前般的荒凉——

公路，从山的缺口处开刀
路，沿着山形走，汽车
溯险道盘旋而上
以箭步应声驰掣过去
一点好奇心也没有，头也不回地……

我甚至以为
那洞底的黄岩，是营养不良的山国
所吐出的痰块，那引泉的竹管
那贫血的山国的惨白的血脉
那苍黄的小丘是患了黄疸病的
那未成形的林子是被阉割了的
那飘摇于风啸中的古木是在抽筋
是在干咳，是在被瘴疠所蚕食……

更甚于此哩
——这些，都让一般人从狭隘的眼界
去絮絮谈论它们奇异的，不可知的外观吧
从那望不到尽头的
濯濯的童山的砖褐色的远处
从那被野火烧过的癞痢头的斜坡的前方
极目四望尽是凋零颓败的荒烟与蔓草
——倘使我不是健忘的
我应该想起
这太不相称的交替更换
这恍若隔世的大变动
(固然，我也深知这不过是暂时的
而且我更不会忘记其中包孕的神秘的潜在的力!)

这儿，这中国的郭甫久鹤
中国的却巴耶夫和中国的莱奋生
所转战过的山国呵
那些用树枝搭草寮于丛林深处
三餐吃杨梅和竹笋当饭的
中国的“十九个”们
是曾经在这里和山民们一起微笑过的

像人们所常常说的：内战
被残酷的内战所殃及
山国是十室九空了
或者说，至少
十年来的几番战乱，是置山国于
更难堪的绝境里了
扭歪着的，挨着打似的
山国的零落的村子是可怖的
砂磧的地以起茧的掌心
向央求它的山民们示威
而且得寸进尺地窥伺着……
山民们也只能啃啮那些难以下咽的模模
用多量的辣椒麻痹味觉
就这样，也还不堪一饱
但又不得不咬紧牙根忍耐着……

凄迷的雨雾里翱翔着秃鹰与荒鹫
狞猛的巉岩如张着角的野兽
牵连着而又中断着的山与山之间
何论人烟，连坟堆也很少见
只凌乱的杂草披离于断垣间

但，那千万年以来
就兀立于天地间的高峰呵
似乎还在宣示
山民们执着的信心和坚贞的爱
今天，我们的队伍又从这屈曲的山径间走过
以行进号向死难于斗争的同志致敬
时而我们嘹亮的号音回响于山谷
时而我们高扬的哗笑喧腾破寂静
为岁月所改观了的山国呵
今天，被改观过的它又将改观了
山民们松鼠般地雀跃起来——
居然重见到亲切的笑容……

这中间
一种从矿脉里冒出来的

纯金的毫光
 闪耀起来
 而那笑声，也金属般铿锵地
 奏弄起来了——
 比天上的仙乐还要动听

战旗也迎风招展于山顶
 猎猎地飘舞不停
 如像我们，并非为凭吊而来
 新生的圣火仍在地下燃烧！

一九三八年春，脑箭山上

秋天是我的季节

盼望中的秋天回来了
 多么轻盈的，诗一般的日子呵
 一年中间
 最丰饶，最多彩色的季节到来了
 听着：初霜打过的木叶
 在响过幽暗的林子的
 九月的风里
 用微微颤抖的声音
 絮絮地诉说着
 深情的怀念了
 无论从哪里走过，秋天
 都在友爱地问候着：
 “好呵，大家都好呵……”

沉醉的太阳
 君临在澄碧的青空
 清冽的风溅泼向万物的淡淡的影子
 季候鸟
 从一年一度的迁徙里，向大地送来
 依依难舍的顾盼

层云自如地卷舒
 遨游在伸展向地平线的原野的尽头
 那里，正是我要奔去的远方的土地呵
 此刻，谁能不向
 秋的富庶和繁盛
 献上由衷的祝愿
 谁的心中能不响起
 秋天矫健的脚步声

春播的作物都已成熟
 满筐满箩的庄稼，比赛着各自独具的美好
 蜜蜂早已酿造了足够的蜜糖
 蝴蝶也不再为花粉忙碌了
 只有红蜻蜓在闪闪的秋阳里游玩
 林子里，各式各样的野果
 以阵阵清香，传达着
 我们的土地的芬香，告诉我们
 我们的土地依然贮满希望和理想……
 向日葵金黄的波浪
 弥漫了整片山坡
 野性的大花朵
 天真地凝望着
 晴空万里中的太阳
 满目无际的琳琅，耀人眼睛……
 满怀慈爱的秋天
 一心一意地，忙着
 反复欣赏一册最美的画卷

处处都是为收获忙碌的人群
 在那耸立着一群饱经风霜的老树的村口
 传来了
 谷子打在稻床上的
 动听的朴素节奏的响声
 谷粒飞进着
 飞进到农人们浴着汗的
 古铜色的脸上，胸膛上和胳膊上
 他们时不时抓起一把谷粒

赞赏着，痛苦地盘算着
能有多少留给自己
姑娘们，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的补钉衣衫
三三两两，在收割过的田野里拾穗
敏捷地移动双脚，一只手提着围裙
一只手挥赶那些和她们争夺黄金粮食的
乌鸦和麻雀，一边唱着才学会的抗战歌曲

疏疏落落地
散布在田野里的农人们的茅舍
有些屋顶已经换上了新的稻草
以其沉着的正黄
反照着日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在夏天的暴雨里崩缺的土墙也修筑好了
显出了惹眼的一块不规则的土红
上面是白粉写的斗大的标语：“武装保卫秋收”
有些农人已经开始忙着冬耕
用亲昵的吆喝催促他们心爱的耕牛
孩子们顽皮又大胆
天气凉了，还不愿穿上衣服
依然光着溅满泥点子的身体
猴子似地爬在垅头的枣树上
惊起了一群野鸟
只管骑在树杈上摇晃着双腿欢呼
聚集在树下的孩子们，仰起脖子
用长长的竹竿扑打枣子
看呵，枣子雨点一般落下来了
手拿梭标的儿童团员，却不理会这些
只专注地凝望村口大路上来往行人的动静

江水默默地，没有流动似地
流向田野深处，成队的
小木船传来悠扬的橹声
神往于蓝色江水里的船夫们的蓝色身影
守护着装满军粮和辎重的船队
随着浩荡的江水，沉着地向前方驶去

入夜，在那繁星闪烁的
无涯的天海里
月的冰轮
将会笑吟吟地为夜归的乡亲们
照亮那
幽深的夜色里的幽深的田野
和逡巡的夜风里的
夜的田埂，夜的村边小径上说说笑笑的人们
如今，他们已不是去串门子，走亲戚的了
连爷爷们奶奶们都在一路走
一路谈论着今晚的村民大会……

多美的秋夜呵，令人陶醉的秋夜
我不知道，今天傍晚
在庄严妩媚的落日的余辉里
我将投宿到
哪一户友爱的农家
是哪一位殷勤的老大爷、老大娘
哪一位热情的小伙子
把我迎进他们那泥香扑鼻的小土屋
首先是一杯热茶，一盆滚热的洗脚水
然后是一碗南瓜饭，一碗园里新摘的小菜
空阔的田野
会因为小窗户里的这一点灯光
显得无限温暖
在一次热烈的讨论完结以后
我们还有许多话要谈，谈呵谈呵一直谈到
秋夜的寒意借如水的月光
浸透整个田野
牛栏里传来冻醒的老牛的惺忪的叫声
公鸡拍打着翅膀起劲地啼鸣了一轮又一轮……
而当月亮已西沉
东天才发亮
刚合眼的我又得起身赶路
投入雾气氤氲的秋天的大地

伴随我的

还是那不足百里之外的
隆隆的炮声
民族的灾难，我们为反抗侵略而战斗的
炮声，不正是这美丽的秋天的
最好的伴奏吗
我知道，我们的土地母亲
血和奶水都没有枯竭，也不会枯竭
秋天呵
请接受我最真挚的爱
让我们不怕痛地紧紧握手
不怕透不过气地紧紧拥抱吧
紧紧地，永远地
除了这
我没有更美好的记忆
也不会有更美好的记忆了——
秋天是我的季节

1938年



1933年，上初中一年级时的彭燕郊

冬 日

萧瑟的
风雪的冬日呵
使大地沉默
使雷雨停歇
使草木复归到泥土里去了
——而，末月的花朵
带着腊色的容颜
终于
在行将呜咽的池边
绽放了
一年间最后的花瓣

从山上
传布过来
伐木的丁丁的斧声
悠扬而清脆地
使行人驻足
观望那伸长在雪野里的壕塍
用黄色的泥土和新伐的木桩
夸耀着
反抗侵略的
战斗的坚强

木叶渐渐地稀少了
日渐瘦小下去的山丘呵
只有松针尚青
让野鸟旋飞而苦叫
山庙
被霜雪所看守
虽是那么荒凉
但衣衫槛褛的我们
借它的掩护
也曾那么胜利地

在冷风和冰冻的旦夕
度过了寒冷的冬天

昔日荣盛的乡野
今天却那么岑寂了
人踪将绝
河流也不再喧哗它的怨诉
而为冰块所凝结
让水鸭悠徐地缓步
江船停驶了
荒芜了的田园
牛羊和它的主人
哪里去了呢……
被焚烧过的房舍的
孤立的墙垣
那乌黑干焦的躯体
向铅色的天宇
伸出无可奈何的臂膀
孑立于雪野之中
老树
用枯槁的枝桠
向群队点首
用嘶哑的声音
低语着
这村落，居民的命运

昏黄地纵横着
公路
把它的苍白的手
兴奋地探入城市
让被破坏了的桥边、堤下
滚下来“皇军”的战马、辎重
让战士们在风中大笑
在雪里射击……

点缀在中国的陆地上的
你可耻曲疮疤——“皇军”的碉堡

用恐怖的洞眼
在不满十里的距离中
互相凝视
被天际的风雪所包围
从紧闭的门缝、瓦顶
漏出了
痉挛的烟雾
里面
凹眼愁眉的“皇军”们
在把潮湿的柴薪
投入火堆
湿烟熏出他们的泪水
永远地不会
也不敢想到
此刻
有人敢突入重重的防线
去向他们袭击

低压而紧蹙了的天宇
覆盖着
这一片为沉闷所窒息的
饱含苦汁的大地
只有我们呵
还在继续着
愤怒的歌声……

雪天

我爱这
雪的日子
祖国的大地
是这样洁白呵

那山
那枯黑的树

那泥泞的板桥
以及那突出地翠绿着的
村边的竹林和山上的青松
你们——面善的伙伴们
今天
全披上了
雪的外衣

呵，山
呵，树
呵，村落，呵，田野
你们
全酷似那
奔走在伤兵医院里的
年轻的
有着红的双唇
与青的眸子的
那些穿白衣的女郎
你们
全酷似那
飘扬在示威游行的队伍前的
呼唤人民起来战斗
标写着人民的期望的
闪白的横幅

那么纯净
那么清洁的
耀眼的光华
那么可亲的
柔软而无声地飘落过来的体态

而这里
这被异族的马蹄所践踏的土地呵
当赴战的我们的行列
穿过辽阔的田野
年轻的战士们
艰难地移动冻僵的双脚

在雪上疾走
企图踏着雪上的
殊砂似的同伴的血迹
去追索仇敌的血
喘息着吐出雾白的热气
迅然地走过了
这雪野的冻结的道路
我爱祖国
这被清洁的雪所掩盖的土地呵
从那仅有的溪涧
跨过冰块的阻碍
我们横渡而过
祖国呵
我爱你
今天的艰苦的战斗……

岁寒

精光的冬日呵
贫困的冬日呵
仅只短短的一度秋风
大地就变得这样苍老了

天空多云而忧郁
如同我们破旧了的军帽
黯淡，铅灰
停滞着低垂不动的云块
哭丧的脸上
横着一对紧锁的眉峰
寒冷已抹去
青蓝色所给予它的美丽和年轻
而用粗黑的手
滋意地涂上了
一片亘古的哀愁
成群的野鸟

高唱着深冬的哀歌
仓皇地
从半空飞渡……

北风咆哮着
凄厉得如同受伤的野兽
伸长握有冰刀的手
像一个残忍的恶妇
企图杀死自己养育的
尚在襁褓的婴儿
向着万物奔来
贪馋的冬日
那北风的情人
也饕餮地咀嚼尽了
大地上无数劳动的果实

萧森而又变暗蓝了
这林子是这样地凋零……
充盈了升自河面的雾
林间潮湿的地下
一步步都是发霉的气息
正在腐化着
从秋天就堆积起来的落叶
北风吹动赤裸的枝条
已经没有败叶可以吹散了
像一个久病初愈的患者
不成声地呜咽着
他那不平的呻吟
失去了绿叶的荫蔽
灰鹊的悬空的家屋里
雏鸟可怜地啼叫着
呼唤着
它们的母亲……

山坡
干枯而又粗糙
像老牛的背脊

散落着稀疏的
枯黄的衰草
在季节的无情的鞭挞下
蜷伏着像一个驼背的老人
满脸的皱纹刻满着罪孽
昔年绚烂的衣衫破碎了
缀满困厄的补钉……

蜿蜒在落寞的原野
公路
如同一条没有头的死蛇
无力地横卧在那里
单身或是结伴的行人
紧缩了肩膀
两手交插在袖口里
永远也不交换一句最短促的寒喧
在北风里
蹒跚着
趑趄地前行

严寒使土地也冻裂了
在冰柱的晶花中
枣红色的泥土上
跳跃着波浪似的闪光
戴雪的远山微笑着
村庄是静静地
披着黎明的霜花……
再也没有一个讨厌的清晨
如同往日那样
充溢了
暴虐的夏季与悒郁的秋天的
迟迟不去的低雾

战斗使我们对季节有簇新的观感了
以热烈的爱拥抱这深冬的土地
我们是像严寒一样坚贞的呵
只有他们

那些可怜的动物
那些从属于他人荫底下的爬虫们
是早早地就在
计算着冬眠的日子
早早地
——看不到冬天的
壮美的面影
就安睡在
他们那短促的
绝望的梦里了

可是你
不倦于飘滴
也不似春雨为滋润而来的
你助寒的冷雨呵
为什么呢
总是用每一下都相同的声音
打在地上
总像那些无家可归的避难者
在反复着又反复着
那含冤的低诉
吞声地哭泣……

呵，冬天
该温暖些了呵
此刻是
当着：黑与白
水与火
过去与未来
人类与禽兽
没落与上升的
斗争
达到最尖锐的时候
战火的星花
该把你烧热了呵

同中国的寒冬搏斗

看我们忍受着
多大的痛苦呵
我们惯于在风雪里
长途跋涉
大踏步前进
我们的手脚冻裂
麻痹了的双颊
盖满寒霜
唇因呼号而青紫
手因饥饿而瘦削
残忍地走着，走着
我们这破烂的一群
这充满着伤风、感冒
和断续不停的咳嗽的一群呵……

春雷

春雷驾着厉声的载重列车
从潮湿的云间
无阻隔地碾滚而过
——把天空
当大鼓敲捶

生命觉醒
土地蒸腾出强烈的气息
刺鼻的气息
浓郁的气息

原野
被各种各样的气味充满了
充满了牛蒡和酒糟的气味
染料和油漆的气味
酵菌和脓血的气味
头发和骨灰的气味
所有这许多气味

都被生命的热血所温暖
又被生命的急促呼吸所煽动
都这样
声音一般地颤抖着
向发出雷鸣的高空
竭力地呼喊啊

阴云壅塞
大雨将临
好像有什么突然而来的打击
使大地突然地震颤了一下
于是，风呼啸
 城市苍白着
 村落低头
 帆下降，锚落下
 黄狗乱窜
 蝴蝶折翅
 鸟雀归巢
 花落地，叶飘飞
 门窗紧闭
 烛火熄灭

电光闪闪
比十五六岁的少年的眼锋
还要锐利地
向烟尘、雨雾
 翻卷在旋风里的乱草和败叶
横劈过来

一场空前的大变动在酝酿着
土地的氛围
畜棚般骚臭
人可以看出
土地
是怎样紧张地
咬着牙，切着齿
横着眉，皱着鼻

捏紧双拳
像一个满身浴汗的劳苦者
渴望着——瓢凉水从头顶淋下来一般
在等待着
大雨的降临呵

急速而又熟练地，像撕着破布
闪电腰斩了阴云
春雷扬起雨滴的尘埃
大地沉没在雨雾里
如应亲热的召唤
而探首于大气之中的蛰虫
群队
换上了轻捷的新装
络绎于
欲雨的云天下——

抛掷着
阔大的脚步呵

营火

呵！五月的榴花般的灿烂呵！
照亮眼睛的火焰的欢乐的舞蹈，
青蓝的、橙黄的、闪金的、血红的……
雄壮的舞姿，美妙的舞姿，
跳跃在河岸上似的
水影般的摇晃，水影般的荡漾，
红的涟漪的波动，砧石的七棱色的交替，
青云，在无限好的夕阳下
变成明霞般的彩蝶了，
突然打开的金扇，扇出了
芬芳的火的香气，
踊跃而出的
初升的太阳般的急步！

有兴奋的脸庞，
感激的笑，和孩子般
受到爱抚的娇气，
笑着，叫着，拥挤着的一群。
火焰的节日，
火焰的联欢，
火焰的庆典呵！
火焰喷涌，
火焰翻卷，火焰飞溅，
在大红月亮般的醉态里，
在振翅翱翔的赤燕的盘旋里，
未来含笑着迈步前来，
乐园的门
为我们开启了！

我们，褴褛的、卑贱的、
穷苦的一群，
是被火光照耀成金色的巨象，
而有叱咤风云的雄姿了。
虽然此刻，
我们冻僵的双手
捧的是水淋淋的破旧的单衣，
赤脚上的草鞋
也给烤得冒出水气，
十几个人
共吸一支胡乱卷成的苦味的烟卷……

无私无畏的心永远向着光明，
虽然是，呵，虽然是
褴褛的、卑贱的、穷苦的一群，
却潇洒地吹着口哨，唱着豪迈的歌，
笑谈中鄙视一切的困难和畏怯……
让火焰用热情的手，
殷切地
衔着邀请的使命
——火焰，未来所派遣的使者呵

向我们不停地招手，
拉着我们的手，拉着我们的衣襟——
向前，向烈火的道路奔去呵！

黎明

奋起追风的四蹄
我拉着太阳乘坐的金辇
在广阔的天宇奔驰

我所荷负的重载
比谁都要沉重，都要痛苦
但我永远在重压下成长
像那被累累的果实压弯的
九月的果树一样

夜，我的对手
在它的最后的时刻里给我以诅咒
想要把我孤立
它使所有的草木低下头
使所有的鸟兽困厄地走进梦乡
而我永远用背向着他
我，是夜的傲慢的敌人
我使它哭出了露水的泪
它那绝望的眼光映照在颤动的星河里
它那干瘪飘动的躯体
裹在灰暗的大氅里
笨手笨脚地挣扎着

像寒冷悄悄地把雪片洒给田地
我把闪光的金粉洒给
蝌蚪般蠕动在厚重的黑暗里的
渴望着光明的生命们

亮光闪动在我迈开的脚步之间